



俄羅斯森林

俄羅斯森林

列昂諾夫 著
吳 孚 譯

1955

本書譯自 Soviet Literature No. 6. 1954 所
載 Russion Forest.

• 俄羅斯森林 •

著者：蘇聯列昂諾夫

譯者：吳孚

出版者：李異孚

天津五區西安道一二號

印刷者：慈成印刷廠

北京宣外上斜街西口

電話三局二七九五號

總發行所：新華書店

天津分售店

定價：六角



原 序

米海爾·庫茲涅佐夫

一提起俄羅斯，就令人想到森林，如同提到挪威就令人想起峽江；提到瑞士就令人想起阿爾卑斯山一樣。自老早以來，凡是深入俄羅斯的探險家，都心醉神迷地來記錄這些寬闊無邊的「綠葉海洋」。

森林可以比作一台長命的機器，都是爲人類謀幸福的；但是，問題就在乎人類是不是很有效能地來使用這台機器；並且機器若是發生故障，是不是知道如何去修理；或者人類是不是糟踏了他的富源，如同敗家子揮霍祖先遺產那樣呢？關於毫無顧忌地砍伐森林而引起的土壤變質以及地力低微，歷史上記載過不少的實例。

森林不僅是大自然的美妙奇蹟之一，而且也是一個戰場，在那裏各種有關人類未來幸福的問題可以弄得水落石出。因此，我們要重視列昂諾夫最近出版的小說裏所描寫的森林。

「俄羅斯森林」是一位多才多藝作家的創作。我現在詳細地來描寫這個作家的文學背景，想不致不受歡迎吧？

在前世紀的後半葉，一個叫麥克辛·列昂諾夫的孩子，從一個遙遠的村落來到莫斯科。他被安置在一個店舖的櫃台後面，供售貨員差使。工作很苦，整日處在沉悶、愁慘的環境裏面——從亞力山本·奧士托爾夫斯基不朽的劇本裏，我們能夠看到被描寫得淋漓盡致的這種商人的世界。在商店裏，除去有關宗教的書籍外，學徒是不允許有什麼讀物的；更不用說：閱讀文學作品。要想寫作，那連上帝也不容呀！不顧一切的禁令，麥克辛、列昂諾夫設法自己學習讀、寫，還埋頭鑽研文

學。他創作的詩漸漸在雜誌上發表，最後編成了一本詩集出版。當他的兒子列奧尼德在一八九九年出世時，他寫了一首詩，名叫「遺囑」。在這首詩裏，他表示希望他的兒子將來成一個受人民擁護的作家。他還說應當一心一意地爲人民服務。最後他用下面這兩句話，作爲他贈給他嬰兒的總結：

讓你的熱烈歌聲發自你的內心，我兒，

讓你的詩詞純潔如像山中泉水。

列奧尼德·列昂諾夫已經遵照他父親的遺命完成了任務。他第一部主要作品就是「穴熊」（一九二五）這部書是俄羅斯生活的寫真，有許多啓發性的場面，描寫莫斯科商業區的舊日生活，在那裏，他的父親會受過很多痛苦。這種腐敗、沉悶的空氣終於被那新鮮的、起死回生的革命巨風給吹散了。

「蘇維埃河」（一九三〇）是述說一個遙遠的被人忽略的森林區，第一次接觸到社會主義現實的情況，以及它怎樣粉碎了那裏的陳腐生活方式。在「斯古達列夫斯基」（一九三二）這部書裏，列昂諾夫描寫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如何得到改造，參加到社會主義的建設行列裏去。

列奧尼德·列昂諾夫不但是一個天才小說家，而且也是蘇聯第一流的戲劇家及傑出的政治評論家。在他所有的劇本中，「侵略」——取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最常上演的一部。

他的作品都是針對着祖國當前最尖銳的時事問題。他是完全符合具有「國家傳統」的一位作家，而且對於俄羅斯的古典文學也有着高深的修養。他的文筆是巧妙的，同時也是獨出心裁的。很少作家有像他那樣的技巧，能從大眾言辭的寶庫中掘出富於詩意的多彩多姿的文體。

在一九五三年問世的「俄羅斯森林」裏，他那多方面的偉大天才，在極廣泛的領域內得到了發

揮。

故事的內容：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個叫作波麗亞·維克洛夫的年輕姑娘，從音加山谷森林的深處來到了莫斯科。她已經讀完中學，想要找個專科學校作較高級的職業進修，——這是很平常的事情，也不足為奇。在第一章裏，作者給我們介紹了書中各個人物的多方面的關係。波麗亞的父親，維克洛夫教授，是一位住在莫斯科的森林界的權威人士。多年前，波麗亞的母親離開了丈夫，卜居在一個遙遠的小村落裏。波麗亞是跟着母親長大的，並不知道家庭悲劇的真正原因。

在情感上，他和父親是對立的。而且這種對立還超出了情感的範圍以外。多年來，維克洛夫教授在森林學界他的本門工作崗位上，一向都是堅定的、毫無畏懼的領袖人物。他這門工作經常被另外幾個科學家所攻擊，攻擊得最利害的一個叫作格拉節安斯基，他在報紙上，曾發表過許多帶毒藥的作品。他所有對維克洛夫工作的評論，乍一看都會令人佩服的，而且也似乎是完全正確的，合時的。波麗亞經常讀這些評論。在她的眼裏：她父親不但是一個給母親帶來憂傷的人，而且是一個反動的科學家。因為波麗亞盲目地固執已見，所以她拒絕從她認為惟一正確的觀點上移動分毫，她對父親只有仇恨和輕視。

實際上，情況要比波麗亞所知道的和讀者在小說開始的幾頁裏所看到的，要複雜得多。

這位維克洛夫是個矮小、健壯的人，在他的保守的、平淡的外表裏，却藏着一個高貴的品質及一個富有熱情的性格。從孩提時代起，他就是俄羅斯森林的愛好者；他用盡一生的精力來創立一個真正的森林科學。這個科學的目的，是合理地開發祖國森林的財富，每年的砍伐量決不許超過培植量。在他的早年生活中他向那些爲了個人利益故意毀壞森林的人們作鬥爭，後來又向那些只顧眼

前利益、置未來於不顧的假科學家們作鬥爭。他受到許多打擊，都是他那些喪盡天良的同學所給與的，此外還有許多私生活中的不幸，以及失望的、痛苦的思想鬥爭……要有非凡的勇氣才能克服這些折磨。

故事寫到這裏，又遠遠地折回追述過去的事。一步步地，維克洛夫的童年出現了。他是個鄉下孩子。作者用富於詩意的筆調描寫維克洛夫和另一個村莊孩子穿進了森林的腹心。在令人神往的美麗境界中，遇見了傳奇式的但却是完全真實的農民加里那。關於他，附近的村子裏有許多傳說。此後不久，孩子看到了這美麗的森林被一個只顧自己腰包的木材商人所毀。這件事就使得孩子的易受感動的情緒受到了沉重打擊，這也就是維克洛夫性格生根的地方。從這裏又發展到他那矢志忠心於森林的決定。

從小說的前四章裏，我們看到了主要人物的過去。我們看到了維克洛夫和格拉節安思基在學生時代的相遇等；故事再說下去，我們就聽見了隆隆的砲聲，戰爭使各個人物的關係更新穎和複雜化了。

然後小說雖以悠閒的步調進展，但仍像齣戲劇似的令人全神貫注，一直到了故事的全面發展，於是作者重復將我們帶進過去的情景中。

我們看到了維克洛夫和他的愛人里諾赤卡的愛情糾紛。里諾赤卡是一個地主的窮親戚，過的既不是豪華的也不是樸實的鄉村生活。最初她只是一個可憐的受氣的孩子，與維克洛夫的結合使她從絕望的生活中逃出，並且給她帶來意想不到的快樂。我們滿以為她這個人物會一帆風順發展下去；但是，作者却偏愛讓他的動物們走上崎嶇的道路。里諾赤卡和她的丈夫到了莫斯科，恰達道城市的生活正在鼎沸的時候。從崎嶇的及混亂的科學爭執中可以看出維克洛夫是一個真正的戰士。

他一面給對手以沉重的打擊，同時他又不屈不撓地承受向他襲來的攻訐。但對於里諾赤卡來說，與維克洛夫的共同生活却是閑散無聊的。她那受了挫折的情感，她那遇到阻碍的自我表現，以及要在生活中有所貢獻的願望，全成了她要自己去尋覓、自己去追求的理由。維克洛夫全神貫注在他的科學工作上，因此沒有注意到里諾赤卡的心理變化；而當她要離開他時，他認為她是去找別的男人。實際，里諾赤卡回到喬加的村莊裏，當了醫院護士。在那裏，她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勞動婦女，她最初照看病人時，發生了許多動人的故事，例如：她日夜守護在一個被富農傷害的共青團員馬克的床側。

讀者也看到了那個虛偽的科學家格拉節安思基的過去事蹟。他生長在一個貴族的家庭裏，在沙皇時代，他也隨着時尚搖上一面紅旗，譎詐地偽裝一個革命者；實際上却是一個盲目的、自私自利的、滿心虛榮的傢伙。從他的青年時代起，格拉節安思基這個人物的主要動機就是不惜以任何代價來追求小我的幸福。這種情況逃不出警察長陳德瓦特斯基的眼睛，他將這個虛榮的青年誘進了陷阱。格拉節安思基向沙皇的憲兵出賣了他的同學。在以後的年代裏，他狡猾地隱瞞着他的醜惡秘密，而且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裏，他還不斷地表示他曾經英勇地「參加」過革命運動。

這位假科學家惟一獲取聲名的辦法就是利用他所作的那些評論——在他的名下並沒有真正的科學著作。正像在一棵壯麗的橡樹上，長着吸取樹液作營養的一株寄生植物一樣；格拉節安思基將自己的事業建立在維克洛夫的著作上。無論什麼時候，維克洛夫出版一本書，格拉節安思基「挖毒根」的評論，也就立刻跟着出現了。實際上，這不過是一種煽動性的無稽之談，只引起了喧嘩和騷擾；這在科學工作的領域內，還是很少見的。

各盡其實——這就是這位外表如此漂亮，過着苦行生活以勝過任何一個多問者耳目的紳士的護

身符。他瘋狂般她地進播案室去，爲的是隱藏他過去的醜行痕跡。他作科學研究工作，聲稱自己是個革新者；但是他的末日仍舊無法避免，在蘇維埃生活的新鮮空氣中，他只有毀滅。

在這部小說裏，對各個人物品質的考驗，就是戰爭。波麗亞幾乎挨個地敲碎了所有辦公室的門，要求到前線去。當她向父親告別時，她已經穿上了軍裝。這時，她已開始對她父親的遭遇有了瞭解。她經歷了不少嚴厲的考驗——她到敵人後方去作偵察工作，被逮捕並受了刑訊。她母親加入了游擊隊。她最好的朋友羅季昂和她的過繼兄弟斯瑞歐茲納都在紅軍中作戰。在殘酷的戰爭日子裏，維克洛夫和格拉節安恩基的最後一幕終於揭露出來。波麗亞的父母和朋友堅韌地、頑強地躉出了戰爭的熔爐；而在另一方面，虛偽的格拉節安恩基則遭到了可恥的結局。

在表面上看，書中的情節是貫串在波麗亞對父親的真相的尋求上。但是一個女兒眼裏對父親品質的辯證，還不是「俄羅斯森林」中的要義，要義却在於我們看到一個人創造力的勝利。這種力量是爲了駕馭自然替人類謀幸福的崇高目的而發揮出來的。

小說裏有一章是描寫波麗亞瞞着父親到森林學院去聽他的介紹性的講演。實際上，這一整章都是維克洛夫教授對學生的講詞。對作者來說，這是多麼不容易做好的工作！但是列昂諾夫完成了它。維克洛夫的講辭是對於森林和對於人類智慧富有詩意的歌頌，只有這種智慧才能使富庶的森林爲人類服務，並賢明地、節約地利用它。

老教授對他的學生所作的結論是多麼動人啊！這些學生將負起栽種新森林的担子。

「你們勞動的果實將會漸漸成熟。但是，你們大多數的人却見不到它的收穫……不過這樣的一天終會來到，那時你們的心燃燒着，你們的頭頂已經禿了，你們穿行在「史通」草原上的掃曳着、呼嘯着的宮牆下，這些宮牆不是孔雀石築成的，却是生長着的大樹圍成的。殿頂是那些枝葉所組成

的燦爛雲朵。克查那夫和他那些熱心的助手，只有在睡夢中，才看見這種情景啊！而這些爲人類謀幸福的人的夢想就是可靠的工具；跟學識、意識一樣的真實。森林學若是沒有夢想，就是空洞的主張。當然在我們這種國度裏，是沒有主要、次要的職業之分；但是，我相信，在我們的勞動裏，我們比其他任何職業更能顯著地看出我們是將照耀社會主義原理的火把傳給了我們的後代。那麼——誰知道呢？——也許當你的頭髮已經灰白了，佇立在你心愛的樹下時，你會感到一種怡然自得的心情。這種快樂或將十倍於那些匆忙地寫成一本書，半完成一所建築物，以及製造了一台迅速磨損的機器的人們所能感到的。」

書中人物，在我們放下書本後，還徘徊於心中良久不去。我們覺得維克洛夫教授還活着，跟他的學生一道在種植森林——快樂之林——在俄羅斯平原上。里諾赤卡的眼睛裏閃灼着勞動婦女的驕傲，在一項大家有責的偉大事業裏她是一個直接的、自謙的參與者，羅季昂及波麗亞已經完成了多少偉大的計劃。在這兩個青年的、又勇敢、又富有野心的腦海裏，充斥着多少新穎的理想！多麼涼爽的一陣清風帶着創造的勞動及燦爛的希望，從這部興奮的、鼓舞的、無限動人的書的扉頁裏吹拂而出啊！

第一章

(一)

火車是按着正點的時間到站了，可是站台上連瓦爾雅的影子一點都沒有。波麗亞好不容易才由擁擠的人堆裏，拿着她的行李走了出來。她在那兒站立了很長的時間，等着在找她那細心而又能幹的朋友瓦爾雅，在世界上除了她母親以外，瓦爾雅對她比任何人都親熱。

自然，瓦爾雅一定是被意想不到的事情給攔住了，也許是生了病，這是在她那四周圍都是森林的世界裏，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情。一個學生會遇到什麼事呢？在蘇維埃社會裏青年本身似乎就是一張書面保證，保障不會遇到不幸的事。那種疾病能攔得住一個廿二歲剛在國內運動會上擊敗所有鐵球擲遠選手的運動員呢？很可能，昨晚忘了把鬧鐘上好；也許她現在正由擁擠着的旅客和接客人的朋友堆兒裏擠進站台來；隨時隨地，瓦爾雅就許衝進來擁抱她了；可是月台上人漸漸走光了，仍舊沒有瓦爾雅。

波麗亞決定自己去找她寫在紙條上的住址。第一件困難就是箱子已經壞了一個提手，再者這是很明顯的，一隻手那能拿起這麼多零亂的行李呢，這就是四個人來送車，却沒有一個人來接車的結果。她想把她所有的東西丟下一半，正在這時候不知由那裏出來一個滿臉污穢的青年，突然站在她的面前，他的粗藍布衣服上掛着共青團的徽章，顯然不是一個車站搬運工人。他把她的包袱和睡袋一塊扛在肩膀兒上，用一隻手挾着她的箱子，就由空無一人的站台上，若無其事地走出站。彷彿道

是爐每天日常生活裏當做的事一樣。波麗亞自從晉加出來以後，在路上一直都是順順當當的，所以對這個奇蹟也就毫不以為怪。

這個好人原來是一個很不愛說話的人。這倒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一個奇蹟經過解釋之後，也就不算是什麼奇蹟了。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在禮貌上，他即或不便問爐的姓名，似乎最低限度也可以問問她來到首都的原因——尤其是她很願意對人說說她在未來一兩個世紀裏的計劃。她快走了幾步趕上他，爲的對他道歉，因為有一個水壺由睡袋裏墮了下來，叮叮噹噹地碰他的腿，並且讓人人都知道了她是由農村來的。但是這個沉默寡言的青年，對於這壺竟漠視無睹，彷彿遠比不上以前由農村來的老祖母所帶的重茶炊。走到車站外面以後，他擦了一下頭上的汗；並且問她是不是帶來石頭或是木柴作禮物送給她都市的朋友。在她還沒有想到合適的反駁以前，他就帶着她和她的行李到了一個無軌電車站了。

現在意想不到的事一件一件地接踵而來；有一輛閃閃發光藍色的省公司無軌電車，輪胎是打足了氣，很有禮貌地開好門等波麗亞呢；還沒容得她走上車買好票，不知怎樣她的行李已經搬上車了；因為天氣很熱，窗是開着的，還給她找好一個靠窗戶的座位。波麗亞希望電車暫時不開動，她好對那個青年致謝……運輸管理員却給她機會來和那青年算算賬。

『我應該給你多少……爲你這樣出力？』她從窗口問那青年。同時裝着在她母親給她的舊錢袋裏慢慢找錢。

這個青年抬著頭看她，波麗亞吃驚地發現他很像羅季昂；他的眼睛也是同樣的發綠色，莊嚴

① 連有炭爐的俄式茶壺，多銅製。

而又閃爍發光；是同樣的有美好習慣，說話時看着你的臉，不過他却比羅季昂身個兒矮些和年輕些，他那骯髒的臉和穿着的工作服使人看來他好像比他的實際年齡大些；好好梳洗一下之後，他不過比她大一歲而已。還不過是個孩子，認爲不笑是時代化。他確實比不上羅季昂。因爲羅季昂絕不敢嘲笑一個陌生的女孩子，一個快樂得心花怒放而又有些覺着難爲情的女子，當一切夢想都實現了，那是多麼自然使她這樣感覺呢。

「一個錢也不要。」這個青年很鎮定地回答着說：「這不過是我的好奇心和同情心罷了。我由車箱伸出頭來看，若是看見有人遇到困難事，我就……我就是這機車頭的火夫，你知道這機車頭就是剛把你帶來莫斯科的。」

波麗亞也想不出比這更令人目瞪口呆的事了，就勸他快回去，因爲他的小火車頭若被小偷偷了去的話，他就要被停薪幾千年啦。他很同情地點點頭，知道她是要報答他，波麗亞對自己的幼稚不覺面紅耳赤。很可慶幸地，這時那無軌電車司機把頭上的滑車已經成功地又夾在電線上，車就開始動了。波麗亞把這些意外的事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到六個月後才會再想起來啦！她正享受陽光和微風，同時還想起正在等着她的興奮事，這已足夠佔領她的全部精神啦。在心裏她唱着一句心愛的句子；這句子是寫在她的第一頁日記上的，「被河水捉到的小樹葉，就開始了她的旅行了」。

她向四周圍一看，這些個旅客的臉上都帶着笑容，彷彿靜心聽着帶着清晨露水的樹林裏的小鳥第一次歌唱聲。沒有一個人的眼看着她，但是每個人都曉得她的幸福情況和崇高的目的，而更令人羨慕的，還是她的未來是充滿了希望。顯然地由女售票員起到戴着黑色帽子留着鬚鬚的嚴肅的人，（他也許是波麗亞要進去的那間學院的教授），也都感覺快慰地看出這個漂亮的女孩子波麗亞就要變爲他們的同市人了，並且要去鑽研高深而又有價值的科學；絕不負她的母親、青年團和祖國付給

她的熱望。這是很自然的，當波麗亞小聲地問怎麼樣去瑟里特索瓦·瓦爾雅所住的、小的、死胡同圖里克時，就引起了一片討論之聲，甚致還引起了些爭吵。碰巧三位波麗亞的同車乘客正要到「那條路去」，這個巧合使全軍人都感到快慰非常。其中兩位是裁縫，他們工作的地點就在那座新落成的大樓甲八號的院子傍邊；第三位是那「教授」，他原來是某一處的管理員，這一處「差不多是與軍事」一般的重要，他恰恰住在這條路上對過的小木屋子裏。那天早晨真好像每個人都走在「爐那條路」一樣。

這四個人一齊下車在大道上有太陽的地方走着，幾個人分拿着波麗亞的行李。被華麗的莫斯科的大街給吸住了，波麗亞小心地走着恐怕毀壞了人民的財產；同時又要記住路上的一切，好在那晚上寫信報告住在普加的她的母親。一位穿着華麗制服的人民警察停止了車輛交通，好讓這一行四人平安走過街口。在波麗亞的左右，便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大樓，上面有數不清的窗戶，都透出來同一廣播的。像進行曲的音調。這個調子唯一的名字就是「生命的請帖」。今年的夏天對於花草是冷熱咸宜，在每一角落，整堆的花兒擺在涼亭裏，放在籃子中，或是抱在手臂上在那兒出賣，在拗下來的花梗處仍是濕淋淋的，各處滿佈着早晨清香的氣味，——每當經過賣花人的跟前，波麗亞總是要把一個灰紙包攆得緊緊的，這是她唯一的行李，她不敢心交給別人去拿的。

在三個人前頭走着的那個高傲的教授向右轉了，再向右轉，便到了一條涼爽的長了草的小道，兩旁的房子都散佈在零零落落的樹木裏，這些樹似乎應當種在郊外。白楊樹的白色軟毛像旋渦似的翻飛着，那種夏天的暴風今年來的晚了。這條街上的孩子們正在忙忙碌碌捉拿這些輕飄飄的「雪花」，小風也正忙碌地的把花絮由那些小手裏吹走。由這群孩子們的喧喊聲音中和追趕那些躲躲閃閃的花絮裏頭，也許就可以看出整個人生的意味吧。

在這裏除了小孩兒們之外，別無行人；就是過一輛在太陽光下閃耀着的自行車，也認爲是一件希罕事兒。在這條僻靜的街上，最重要的是有一座公寓式的大樓，牆上還沒有抹灰泥，波麗亞很急切地抬高了頭，在最高一層樓找瓦爾雅居住的地方。一連串的奇蹟中的最後的一件，就是恰在那天早晨，這所公寓大樓的電梯才開始升降。

波麗亞對給她拿東西的那些人再三致謝，並對他們鞠躬告別，彷彿他們不是同車乘客，而是仁慈、聰明的人類的正式代表。「我們還會再見面嗎？」她反問着說：「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談談呢！」

這間公寓的外門沒有鎖着，波麗亞把行李拖進門道時碰碰的響聲，也沒有驚動一個人出來。她喘了一口氣，站着聽了一下，她聽見有過堂風的細小啾啾聲和龍頭滴水滴答滴答的聲音。她接着就敲了敲隨便一個門，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回答着說：「進來吧！」

這是一間很清潔的、陳設並不多的屋子。屋子裏充滿了山開着的窗戶照進來的陽光。在一個三合板的桌子前面，放着一把小孩兒用的椅子，上面坐着一個老太太，手裏正套着一隻絲襪子，在織補那跳絲的地方。在桌上放着一堆各種顏色的要織補的東西；在她的腳底下也另放着一堆。她很喜歡這種工作，不僅依靠這種工作來生活；並且認爲這是一種手藝和一種有用的工作，可以滿足生活的意義。在這個老太太的臉上，仍存在着一些美麗的影子，波麗亞覺得以前在一群像她這樣拘謹的、有禮貌的、頭髮花白的老太太當中，有多次看見過她——或者就是在一副牌裏面看見過。

「啊是的，自然哪！要織補的那件毛背心吧，是不是？」她說着抬起頭來，用她的近視眼看客人；同時推一推眼門上的眼罩，似乎想證明她所猜的不錯，便接着說：「你父親的背心是不是？……我又仔細看過了，我還堅持我的意見。你是不能反對命運的，它的壽命已盡，只好把毛線

拆下來。」

她的判斷似乎沒有疑問或辯論的餘地。這雖是一種誤會，却很引起波麗亞的同情心。

「搞錯啦！那不是我的！」她很安靜地說：「我是剛才來的，我是來我瓦爾雅的。」

這個老太太才把織補的襪子放下來，「哦，對啦，你一定是從鄉下來的……我說的是從首都外面的省份來的。」她馬上更正她的誤會，因為當時潮流是不鼓勵這樣劃分界線，免得引起反感。「瑟里特索瓦同志不久就會回來的，她忽然被人叫到黨支部開會去了。」她又接着說，從她嘴裏說出來的話聽起來特別有力量，「請坐吧，你要是能等的話；要不是我弄着這跳絲的東西，我就放下手來，告訴你放鑰匙的地方……」

「當然我可以等，至少我有很多時間。」波麗亞笑着說，她誠然是給了人家一種印象，彷彿她給這個時間寶貴的城市帶來很多空閑時間，如同別人由鄉間帶來了牛油和沒有漂白的蘇布一樣。「若是需要的話，我可以等一百年。」

老太太讓波麗亞走近些，「你真年輕呀！」她衝口而出。

波麗亞的臉紅了起來。「唔，不對啊！」她說：「我看着年輕，我不久就十八歲了，有選舉權的公民了。」

「還需要多久呢？」老太太謎隨着眼睛看着波麗亞說。

原來再過兩小時九分鐘和……（這裏波麗亞看看她在得到離校證明的時候媽媽給她的銀手錶）……和三秒鐘，她就十八歲了。她開始熱烈地解釋一個人到十八歲不是件小事；例如達爾文在她這樣的年齡不是寫過重要的論文嗎？還有西勒斯拉托斯……

根據波麗亞的說法，西勒斯拉托斯在發明著名的原理時候，才不過是一個在希臘河邊光着脚走